

小时候，我父母亲都在单位上班，让我在里弄食堂搭伙好几年，至今对食堂的印象记忆犹新。

那时，办食堂很流行，工矿企业办的称为伙食团，居委办的就是里弄食堂。搭伙者按一比一价格买好代价券和饭票，再加些搭伙费，立即可以使用，非常方便和公道。只是食堂从周一供应到周六，星期天休息，各家自行开伙。

我搭伙的食堂离家很近，穿过马路，路经菜场，走进弄堂右转弯，迎面一幢门牌为6号的石库门底楼就是食堂。进门有个小天井，停放着一辆称为黄鱼车的三轮车。客堂砌成前后两间，前墙开窗卖饭菜，墙后就是厨房。东西厢房各放几张形态不一的粗木桌椅，尽管参差不齐，但是，被碱水刷洗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食堂卫生

好些年前在北京胡同里，曾听一位老人把“剥削”(bō xuē)说成“bāo xiāo”，觉得挺好玩。其实这种念法包含着普通话多音字里的一个重要支脉——文白异读。

拿“剥”来说，它的意思是“去掉外面的皮或壳”，口语(白话)里念“bāo”。但随着语言的发展，除了作动词单用，如“剥花生”、“剥皮”，仍念 bāo 外；其他场合，当它与别的词素构成词语或成语时，也就是成了书面的文字语言(文言)后，就都念成 bō 了，如“剥夺”、“剥离”、“剥蚀”、“剥落”。“削”字也一样，意思是“用刀斜着去掉物体的表层”，口语读“xiāo”，如“削铅笔”、“削苹果皮”里的读音。一旦构成词语或成语，也就是成了书面语后，就都念“xuē”了，如“削弱”、“削价”、“削减”、“削发为尼”、“削足适履”。最有趣的是“剥削”这个词，它的词义已扩展为“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，主要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来进行”，与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已相距甚远，只能“文”读，再“白”读就会变得可笑了。

像“剥”、“削”这类文白异读的字，生活里常用的还有一些，下面举些例子——1.血：单用“白”读为 xiě，个别较具体的词如“血淋淋”、“血糊糊”里也可读 xiě；其他词语或成语中，如“血汗”、“血案”、“血本”、“血统”、“血吸虫”、“血色素”、“血口喷人”、“血雨腥风”、“血海深仇”等等，都应读 xuè。有句唱词“血债要用血来偿”，前一“血”读 xuè，后一“血”xiě。2.系：单用“白”读为 jì，如“系鞋带”、“系红领巾”；词或成语中“文”读为 xì，如“系统”、“系列”、“系数”、“系恋”、“系念”；读 xì 还有一个用法，相当于“是”，表示判断，如“鲁迅系浙江绍兴人”，“这份报告确系实情”。3.给：单用“白”读为 gěi，如“给脸”、“给面子”、“给忘了”；词或成语中“文”读为 jǐ，如“给养”、“给予”、“给付”、“自给自足”、“家给富足”。4.嚼：“白”读为 jiáo，动词单用如“细嚼”、“嚼不烂”，但有些词语或成语中词义比较直接、原始，仍读 jiào，如“嚼舌”、“嚼用”、“嚼裹儿”、“咬文嚼字”；“文”读为 jué，用于某些复合词和成语，反而不多，常见的有“咀嚼”、“过屠门而不嚼”。5.蔓：义为“植物细长而不能直立的茎”，读 wàn，如“瓜蔓蔓”、“爬蔓了”、“顺蔓摸瓜”里的读法，当是“白”读；“文”读多用于合成词，如“蔓草”、“蔓延”、“蔓延滋长”、“火势蔓延”)里读 màn；另一处“蔓菁”中读“mán”，是一种植物专用名，不属“文白异读”。6.色：“白”读为 shāi，如“掉色”、“变色”、“色子(骰子)”、“色酒”；“文”读为 sè，如“色彩”、“色调”、“色素”、“色情”、“色厉内荏”。还有一些字，一般读音之外，会有个别的异读，如“遗”(yí)，表“赠送”、“馈赠”时读“wèi”；“殖”(zhí)，表“尸骨”、“骨灰”时读“shì”，如“骨殖”；“说”(shuō)，表“劝人听从”时读“shuì”，如“游说”、“说客”，这些多是古汉语遗留下来的读法，不属于一般的文白异读，不必扩大使用，如有人把“说服”也读成“shuì 服”是没有必要的。

其实，各地方言中也有文白异读现象，如沪语中的“大·人·家”三字，“白”读为“dà·nūn·gā”，沪语中“文”读为“dà·rén·jiā”，以前我在夜光杯就此作过分析，就不重复了。

食堂里的哑巴

王汝刚

大拇指，甚至还会从嗓子里发出声音，虽然谁也不懂他的语言，但是理解他善良的心意。有人说，哑巴必定聋子，可是，这位哑巴却能听见声音。要不然，大家表扬他时，他怎么会腼腆地涨红脸，低下头呢？

暑假，食堂伙计的孩子更多了，小伙伴们有个特征，每人头颈里挂把开门的钥匙。中午，不约而同走出家门，呼朋唤友，三五成群，蹦蹦跳跳直奔食堂，嘴里还唱着沪语儿歌：“乡下人到上海，上海闲话讲不来，咪西咪西吃冷饭……”

我从小嘴巴馋，专挑好菜吃。所以，不到月底就捉襟见肘，缠着家长要求补助。妈妈批评我：“越睡越懒，越吃越馋，向小朋友学习节约点。”我却强词夺理：“没有吃过的菜，总归要尝尝的，尝过味道，下次就不买了。”我佩服有些小伙伴会算计，到了月底，居然还有多余的饭菜票，可以买只刀切馒头啃啃。馒头加了糖精，甜丝丝的。小伙伴边啃边夸张地朝我炫耀：“馒头味道实在好，又香又甜呱呱叫……”气得我火冒三丈，口水却不争气地直流。哑巴哥看见了，朝我眨眨眼，从厨房取出半只馒头往我手里塞。哈哈，这下我也神气活现了。

要不是亲眼目睹，我不会相信哑巴哥竟然会打人。那是“文革”中，菜场有位年过半百的女营业员，其貌不扬，脸上老搽着厚厚的鹅蛋粉。有一次，她把一角纸币塞进口袋，造反队立即召开批斗会。正巧

我路过，看见造反队头头在批斗会上算账：“按每天贪污公款一角计算，一个月就是3元，一年合计36元，这个女人工作已有10年，起码贪污了360元呀。”说着，他操起木棍朝那女人打去，顿时鲜血直流，惨不忍睹……谁也没想到，在场的哑巴哥愤怒得像头雄狮，猛地冲上前夺过木棍，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。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造反队也太过分了，连哑巴也打抱不平了。”顿时作鸟兽散，批斗会不了了之。

1976年，我母亲突发脑溢血，需要立即送医院。我急忙奔到食堂借三轮车。正巧，哑巴踏着车子准备外出，见我含着眼泪借车，立即把钥匙交给我。邻居帮我把母亲送到医院抢救，可惜已经晚了。我母亲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快去……把食堂……三轮车还掉。”说罢与世长辞。我遵母命，把三轮车交到哑巴手里，也不管他能否听懂，把母亲遗言重复一遍。哑巴木讷地点头，突然泪水夺眶而出，嘴里又一次发出听不懂的声音。不过，这一次我听清楚了，他说的是：“走了……好人……”

女先生

一个女人，能被称为“先生”，这百多年来统共也没几个——前阵子刚过102岁寿辰的钱锺书夫人杨绛肯定算，以学术、散文、译作“三笔”著称的林文月应该算，一生浸淫古典诗词创作、研究、教学的

“为自己打工”，是日前与朋友闲聊时听到的话。这位朋友就职于外资企业，他以近乎“疲于奔命”的状态工作着。8小时以外，频繁的应酬、不断的加班，更令他苦不堪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去一直坚持的身体锻炼成了奢望。向来健壮如牛的他前不久还生了一场大病。在病中，他作了深刻的反思，涉及工作为了什么、人生一场图什么等平时忽略的问题，并从中生发顿悟：在辛辛苦苦为老板打工同时，也应该为自己打工打工。

他所说的为自己打工，是指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锻炼身体，为自己的身軀打打工，以保证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质量。这个形象比喻，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反映了工作健康两不误的愿望，这也是一个人“可持续发展”的必要条件。“为自己打工”，既必要又紧迫。有言道，金钱是身外之物，健康才是真正的本钱。超过满足正常的基本需求，金钱再多也只是个人财富表上的符号。不注意锻炼，失去了健康的本钱，不能潇洒地去花费金钱，那才是最可悲的。

进水沟里。我们先是静静地听着蟋蟀的叫声，找准方向，然后依声找到蟋蟀的洞口，用蟋蟀网罩住洞口，再把细铁棒伸进洞里，等蟋蟀跳进网后，就

那年头，我们捉蟋蟀

邱根发

用竹罐头或纸罐头把它轻轻地装起来，带回来，再放进一个垫有泥土的旧搪瓷缸，里面放一个小小的蟋蟀水槽，放上水和米饭，就算把蟋蟀养起来了。记得我还常常跟着高年级的学生，不辞劳苦地到七宝、华漕、诸翟等地抓蟋蟀，那些地方离家很

一日，上了地铁，车厢拥挤，举目巡视，居然还有一处空档。于是，挤——再挤过去，却戛然而止，被挡在“圈外”，原来下面有一年轻女子，背靠护栏杆，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，地面上还放着一个手提包。这样的“平铺”面积几乎占据了三四人的站立位置，旁人纷纷侧目，她却悠然自得，闭目养神。

到站出地铁口，在我前面的一个小青年，突然猫腰往下一蹲，动作敏捷地穿过闸道栏，哦，原来是个逃票的，可惜，那么矫健的身影，却在道德线下穿行。

或许，这样的“即景”不稀奇，但让我诧异的是他们的神态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可以泰然自若、面无愧色。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有些老年人来，为了要面子不服老，反倒是面红耳赤，窘态十足的模样。

一位是我的父亲，老爸年轻时就是一帅哥，现在虽然年老了但还有帅爷的范，或许是经常被人称帅的缘故，因此，他特别注重形象。那年，上海为七十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交通卡时，我爸已经七十多岁，我妈的年龄也正好轧进，老两口高高兴兴地领了老年卡，开始享受起老年人免费乘车的待遇。

第一次持卡上公交车，我爸将卡一刷，刷卡机里蹦出一声又尖又脆的女高音“老人卡”，老爸微微怔了一下，有点不自在。待他坐下之后，偏偏邻座的一位阿姨又与他搭话道，老先生，你看上去蛮年轻的，要不是刷老年卡，还真看不出你已经七十出头了呐。此言一出，老爸瞬间面孔涨得通红，连眼神也窘得无措起来了。之后，老爸索性叛逆，买了一张普通交通卡，和我妈一起去乘车时，我妈刷老年卡，他刷交通卡，如此，感觉甚好。这一

叶嘉莹，当然也算。

中学里喜欢上阮籍，好像就是从叶先生的书开始的。学校边上有一家鹿鸣书店，店主大概是中文系前辈，看到十几岁的在书堆前茫然无措不知如何拣选的我，那位至今不知名的学长，一股脑儿地，把叶先生的书叠在我的手里，一刹那被惊着的手里沉甸甸的感觉，至今想起来，都有种发蒙的震撼。当时，教我们语文的，是一位中英文双硕士，能用二胡演奏唐诗音律的常老师，向来斯文温和的他，也一再推崇着叶先生，语气急切到好像为人文，不看叶先生，简直就是罪过。

到了大一点，才了解到叶先生的生平，心想着，世道不公，学养与天命，有时真的是两回事——少年母亡，她写下“窗前雨滴梧桐碎，独对寒灯哭母时”；新婚夫拘，她以“转蓬辞故土，离乱断乡根。已叹身无托，翻惊祸有门。覆盆天莫问，落井世谁援。剩抚怀中女，深宵忍泪吞”直抒胸臆；中年丧女，她更连写十首《哭女诗》：“噩耗惊心午

远，我们总是步行来回，路上看到有水龙头的地方，就灌一肚子自来水，哪里敢奢想现在的瓶装饮料！”

我每次抓到蟋蟀回来，身上一塌糊涂不说，作业也没完成，父亲气得要把我的蟋蟀统统扔出去。我就故意不回家，母亲只好到处找我，告诉我已经把蟋蟀偷偷藏起来了，哄我回家。更多的时候，是跟伙伴们斗蟋蟀，谁的蟋蟀斗胜了，输方就要把蟋蟀送给赢家。记得我有一次在七宝的豇豆田里抓到一只红头蟋蟀，翅膀发亮，凶狠无比，一周内没有蟋蟀打败它，大概是我太逞能了，没让它好好休息，在连赢一周后的一次比赛中不幸输了，刚斗了一个回合就落荒而逃，我至今还很后悔。

来，老妈没了感觉，嘟囔着：装啥呢，该你享受的你享受，还搞成你年龄比我小似的。老爸挺幽默：现在都流行姐弟恋，我们也算时髦一记。当然，这样的叛逆持续不久，便在老妈喋喋不休的数落声中瓦解了。只是以后他俩上公交车，我妈怀揣两张卡，刷了一张又一张，被“重复”敬老，而我爸则闷声不响做老人。

另有一位林老师，也是一朵可爱的“奇葩”，几年前，我们行业组织过一次旅游活动，林老师时年六十有六，还在担任一家企业的技术顾问，她是我们旅行团中最年长也是最拉风的一个。出游五天，她每天一套裙装，不重复，像上演一场时装秀。出门要穿高跟鞋，因为要配裙子。再带上高跟鞋，因为累了要换鞋。就这样换来换去，不厌其烦。其间安排了一次自由活动，林老师便拉着我一起去购物，我们上了一辆大巴。车上坐着的小小少年，见林老师站在他旁边，很礼貌地起身让座道，奶奶，您坐吧。林老师愣了一下，脸颊开始泛红，少顷，她突然一把将我按在座位上说，你坐吧。我说人家是给你让的座呀。我欲起身，她再次用力摁住我说，就你坐。语气中有着不容违背的坚决。见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想必是伤自尊了，那么爱美的林老师怎么可以被当成老人家呢？此时，化解她尴尬的最好方式就是——她站着，我坐着，乖乖地替她做一回“奶奶”。

而今想起他们的窘态，还让我忍俊不禁。原来可爱不在于年龄相貌，而在于行为举止，一个爱美、要面子的人，纵然老去，也是率性独特的“老可爱”。



藤椅（剪纸）

奚小琴作

今宵打谜

沈人安

离天三尺三

(二字股市用语)

昨日谜面：口若悬河

侃侃谈(市政设施)

谜底：无障碍通道

(注：道，说道)

我写的诗词或者论文，你们觉得也还有美的地方。可是我那一柱蛟销，是用多少忧愁和困难织出来的？”海里的蛟人泣泪成珠，织成美丽的蛟销，那是世界上最轻柔美丽的丝绸。无论风雨沧桑，总还有数千年的含英咀华，永远伴她左右，成她挚友。也正因此，急速奔走的时间大神仿佛在靠近她时缓缓凝固，盛夏日里翅膀黏黏的蜻蜓，颤颤巍巍飞到她身边，终于还是五体投地。所期石炼天能补，但使珠圆月岂亏。祝取重番花事好，故园春梦总依依——这是我们的女先生，诗心不变，万古延年。

